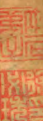




09669



成都抄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全校
內江蕭如松

新都縣八陣圖記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
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
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
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勤
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一

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
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笑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
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
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般內境自
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
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笑不騁于中原王
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燹之偏方事機既已遲
精力又已虧勇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
走球火之系
乘機以策
燭身虱有
治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
大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

侯之不幸

正頁

上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

不待隕星而

大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

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麓土人言夏水盛時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二

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罟篆鏤燕然銘石執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執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生

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

新之陣圖

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

陸圖碑陰 韋子正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
循良事也推小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
之使刻焉

江祀記

天子卽位懷柔百神南濱獻官史臣慎作江祀明天
子之績大統光有神器爲百神主嘉靖初元仲春吉
日乃肇修羣祀初筮於巳丑原筮于辛丑大斝具冕
服御正殿臚句傳遐致精純四馳上卿洎近臣徧于
嶽鎮海瀆古帝先王先師

皇祖諸陵分命史臣慎祀南濱大江恭代鬯贄往監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三

攸沉禮章有軺厥惟多儀夏四月庚辰卜人練辰有
司備物史臣展儀肅將天祝幽贊于神明舉燿張樂
三獻望燎已事乃竣川靈答貺榮光伏氣旭旭杲杲
工祝拜手稽首曰惟明天子不愛牲玉禮儀具備神
降嘏福慎曰是知天咫焉知民則福在和民和民在
善政善政明神依失政民罔依民曰罔依神亦罔依
明神失依淫祀其崇遠聰明醜正直求諸淫昏厲崇
豐昵非彛明神其吐之儉壬比周忠直其羞之世用
彰政用秣問反行罔象遂騰灾沴重仍漂邑害稼
叢降戾於邦厥馭惟不遠今

天子懋建 興善成民致神釐正祀典京邑首觀四方
毀石經之高明 肇玄明之宮淫祠攸屏秩祀孔明
人黜伏俊良交慶元元蚩蚩咸蠲胥感矧曰明神其
有怨恫明天子克享萬靈克和萬民惟明規幽惟幽
相明幽明禮樂厥鑿無岐嗚呼休哉爾工祝何知秘
祝於祈年飾瑞於效瑤寔陋往聞惟道洽德潤滌瑕
蕩穢澤流南紀永我皇仁無疆之休哉史臣頌烈敬
垂鴻休於玄石

歲享旌忠廟碑記

旌忠廟祀後唐節度使夏公也公諱魯奇守武信口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四

董璋反東川攻遂州公在圍城中兵食盡而援不
遂自剄死公結髮從軍事莊宗早立慥于天下驅
中原破勁燕潰驍魏王彥章號千人敵竟成擒于八
手及其守一隅孤城反受困于僮豎豈非天哉傳曰
善死者不亡公善死矣以身殉城以死勤事忠憤之
氣凜然千載宜其赫爲明神廟食一方也歐陽公修
史以死事傳之五代之臣在是列者僅十人耳

國朝敦重祀典非功烈昭映史冊者不與大明會典
所載全蜀今祀之廟七而旌忠廟在焉豈陳寶之
景動人與鬼之私相尸祝班乎土人每歲孟夏五日

遠近相率以承祀祀儀禩用社蜡顧未有迎享送
神辭縣人士以爲請乃衍楚辭國殤之義摛諸聲刻
諸麗牲石用薦歲嘗焉其辭曰焞骨蕭兮挹椒醑承
彤蜚兮闖神宇神之靈兮毅且雄精爲星兮氣爲虹
著光景兮如在標晴霞兮彤彤神之來兮霄駿舒披
颯爽兮英風噓紛羽旂兮揚烏旗置霜稍兮繫雲駒
淵淵兮拵鼓噉噉兮陳竽歌振縷兮舞回裾神醉止
兮奄虞虞神之去兮靈澤下雨霑俎兮霧蒙竿留我
禎兮蕃我禧驅伯強兮逐肥蠶畝栖粟兮箔委絲凶
菑蕩滌兮休德流滋恢台孟夏兮歲以爲期拜神貺
今神無射思斗城金壁兮奠我邦土我民敬薦兮無
絕終古

景川曹侯廟碑記

由永寧江下瀘州灘磧凡百十餘莫險于江門驛上
下數里

皇明洪武中命景川侯曹公震往平治之陝西自寶
鷄達漢中貴州自永寧達雲南之曲靖四川自保寧
達於利州又自梅嶺橋樁達于青川而江門險灘伐
石穿槽功尤鉅且難川陝雲貴四處東西南北廣輪
經緯五千里置驛奠郵檣橋架棧剡險爲平通夷

達華航鯨波而梯鳥道去喘嶮而就夷庚其功力豈
細哉乃不易一寒暑而克襄其成殆有神哉五丁之
開金牛李冰之鑿離堆豈復讓耶公自製碑文刻之
歲月工費首尾悉具慎潔過江門見之屢矣昔年待
罪史局紬書石室訪求國初功臣姓名不見所謂景
川者鳳陽黃金纂述開國功臣錄巨細頗詳而亦遺
曹侯焉蜀之郡乘亦略不知修路濬江昉于何人非
缺典歟中丞百川張公檄納溪知縣李發建侯祠仲
山羅公繼之鳳岡一軒姚吳兩兵憲先後交速其役
相續遷秩去功未落成丁巳孟夏大巡少宰宋公按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六

部至瀘爰命攝州事馬湖府同知薛治建棹楔春秋
歲享徵文于慎爲之銘曰界首之江達於江陽漾以
長今溯瀆湯湯亘以石梁舟楫妨兮天啓
聖皇爰命飛將西南方兮谷狠潭狂莫爲夷庚比宣
房兮百八十霜功積未彰吁可傷兮巴甸滇疆闡幽
是躉廟以觴兮條革有鶴旌旆其颺匪龐涼兮薦鯉
膾魴烹豚剖羊簋簋享兮徼福祈祥惟神洋洋降茲
鄉今南輪北航往來康莊無劬勩兮滄淒昭暘芷茂
蘭昌昭馨香兮樹碣崇岡刻辭琳琅示茫茫兮

工科題石記

六科爲

天子親吏列署舊在掖門內會值鬱攸變乃移署掖外之兩翼其爲禁近同也官名在洪武初爲起居注尋因在列者八十一人適合周士數遂稱元士又改源士謂政事本源也後乃用部名分六科官稱爲給事中有都有左右定秩爲七品其爲侍從同也所掌章有參駁人有糾劾小有專達大有合舉其爲出納同也厥制大凡如此諸科故事皆有題名以署切中禁多建於東長安之直廬在工科者舊有仕版登首景泰而止弘治中都給事中王君漢英鏡石記之則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七

自弘治而上遡洪武比仕版加詳正德中左給事中王君拱之因廬灾碑闕恐墜其存復鏤之版而續以繼者今都給事中石君季瞻又惟前所題名有挂漏也乃取之聖政記取之名臣錄取之文人之集取之世家之乘以所續考重合二籍再立石焉視前大備矣夫耳目之官聰明攸寄百度萬務悉在見聞聯事交承息以諉焉曰非職思之內也人其謂斯何故君子謂是舉也見設官之意焉見納諫之美焉見前人之績焉見後世之師焉見相觀之善焉見勸忠之諒焉見官常之暇焉見墜務之修焉傳所謂言之可名

作而可記者夫是舉也季瞻實創之王君明遇祝君
遙緒翟君廷獻相之諸科之長黃君伯魁俞君國昌
朱君應周汪君天啓王君存約相與觀厥成焉

四川御史題名記

御史之職出則布政入則聽獄其萬里外一方政令聽命惟肅雖僻于絕
徼徼於童稚無不風動墨吏無藝與豪猾并植束手
歸獄其良者則幸其植立引翼以自遂焉激揚黜陟
任斯重矣自先王省方之制廢然後巡行直指之使
見于史籍東西之略于是乎知之內外之治于是乎
齊之重不亦宜乎弗重則弗行弗行則遠或忘遠之
忘治之矣也維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八

皇建極分天下爲布政司者十三內十三道實監察
之歲恒廷遣一人往按其方西蜀自古號爲遐遠然
去漢唐當時都極不過三四千里今

國家宅冀方應北辰蜀越在萬里公私文告郵達以
月期長吏燉惡簡書達以年期憔悴呻吟之民遷延
寬滯之獄灾沴逋逃之變一不達于縣再不達于州
天日高遠有終坐債坻而不能達者矣由是言之巡
行之法天下所均蜀其尤重者也歷

國初至今茲歷凡三周甲子而道揆法守無有遠邇
昭如一日近如咫尺禮不勤省方治不出重拱實惟
明明之憲布在萬里與共職者惟良御史乎行臺舊
有題名石在表著右首永樂甲申逮正德丙子得九
十二人積歲勒名碑方已盈丁丑姑蘇盧君師邵來
按乃伐石更端焉新碑名實自師邵始匪用銜交承
聯歲月而已因其名問其行考其時稽其事于政庶
有裨乎其說在前碑之跋實君盡言也將拓大前礎
而塞之違又將使嗣者周旋其言而興起焉

當宁之憂庶其可分遠人之望庶其可達官師之規

楊升春文集

卷之四

九

庶其可盡矣君蒞蜀一年餘崇教厚俗禁隱去吏
有治程民有奠業士有譽籍蓋本其學術之懿而品
藻之公發撻之健以成之故卓然不愧其言云碑事
適成君將致代予與爲記也

四川建昌兵備道題名記

西蜀憲司臬臣奉

墾書整飾兵備者六居東曰東達居南曰敘瀘居北
曰安綿居西北曰松潘居東北曰威茂居西南曰建
昌建昌其治古邛都其鎮山曰大雪其江大渡其梁
度索其濟縣撞

撞音童竿也西京賦都盧尋撞

其連烏蠻其距吐蕃

其利鏐鍊故其兵犀銳其時瘴厲故采風監使罕至
其控衛所無州縣故人悍而易法守其望京師萬里
而遙望成都亦千里而遙故有事則艱于達聞有警
則易爲析蕩此五服之要服也九州之絕徼也而
當寧顧諟岩廊經略兵備之選尤爲重焉事事有備
備不亦重乎守在四夷邊不尤重乎邇者嘉靖十七
年以川南壤地綿亘廣輪千里難於控制乃以眉邛
雅三州八縣併建昌六衛天全黎州二司增爲上川
南道文經武緯繡錯牙入建節開府于邛而霜降氛
銷歲行秋焉規撫詳矣擘畫精矣行司舊有題名之
碑而石理疇泐字類蟬蝨歲乙卯今兵憲北川陸公
重勒堅珉于臨邛之署以趾前美啓後賢可謂品式
備舉綜理微密矣不鄙以記屬慎昔從史氏後不敢
以不文辭公在鎮二年揆文教以淑士類奮武衛以
懲不恪俯睨者初咸危且難之後乃服膺交頌焉是
非走一人之言也全蜀輿人之言也

兵備姜公去思記

龍

雲南治城西上永昌經途所亘旁多寇巢曰金鷄廟
赤石崖螳螂龜山鐵索箐諸寇夷也不田不蠶劫以
爲世箐居則以善劫相長雄醜類婚匹女氏輒問曰

爾男能蹶張而劫商乎若是者以爲恒俗弘治中始
州賓川衛大羅城迷渡戍普溯凡以弭之也而竟不
弭時有某憲臣行部遇寇方截途二商惶迫歸命車
下夷寇直前立摔二商刃之囊其貨而去若是者以
爲恒聞嘉靖初太倉姜公夢賓擢雲南副使飭備瀾
滄首執土酋而威之曰盜所隱貨與盜同罪爾爲世
官而縱寇分贓乎盜之不獲何以爾爲爾之不治何
以我爲遂罪其尤者數人諸聞者不寒而慄爭出死
力以效用奉檄尅期捕賊雖元日不敢歸家無幾何
巨寇尼龍伏鎖姚嵩路通矣又單騎躬至夷箐召譯

人傳諭之曰有司頃無爾恤悉陷爾民爲盜今吾爾
撫悉令爾盜爲民皮裳菜食任爾生息龍街虎街貿

易往來爾能從乎衆皆攫騰獲

獲音歡野脉也又音權

呼曰前

此我輩下山卽執誣指爲賊閉箐深居又難以得食
求活之道非劫無由也生未嘗見官泣此地亦不曾
聞此言有苦莫伸今上知我心又恤我生而今而後
不爲非矣相率解刀弩率妻子羅拜公問之曰是若
毋與妻耶是若子與女耶對曰然爾不愛邪對曰愛
因諭之曰爾爲盜受戮身首異林所愛非爾有也咸
叩頭洒泣拊心誓曰不復爲非矣自是夷民出箐爲

市無異編民行商宵征哨堡晏寢百年來未之前見也夷有虧定者夙爲盜而富改業而貧妻子怨之諄語不已定曰我已矢心爲良矣從汝言脫復有犯何面目見姜公引藥自盡其信服異類義感小人如此環瀾滄千里行旅戴之如父母惟恐一日去也丙戌春公解官歸士君子識與不識皆重惜之商人相語曰我曹無底矣去之日攀鞅拜塵吞嗟涕洟者塞塗十餘里趙州同知呂希夷因民不忘立去思碑請文之予聞治盜有道不在勝之而在靖之觀公之跡足以爲效矣其馭土酋曰威撫箐夷曰仁威逋寇曰義

威以先攝令則必行仁以心感恩則易結義以耻格惡則永悛由得其道也昧者爲之徵調千里騷駭一方羽檄之馳則若風飛輓之急則若流然而威之得喪寇之靖否猶不可知也其相懸不亦遠哉惜公弗可留已塊焉之石胡以慰人思乎惟其良法炳然率由勿更則爲道徑而爲力易是故西人之望也思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繼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

新都縣重脩儒學記

孔子之道與王化遠邇偕天地恒久蓋自鴻荒肇辟

神聖迭興亨屯彌綸漸次除又以易大傳所敘十三

卦觀之自綱罟耒耜至於宮室書契所以厚生安性者備矣翳教化猶未盡敷也逮於唐堯之世始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親以五品文明於是乎嘉會比屋于是乎可封故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稱堯曰大哉而與天同其蕩蕩所謂煥乎文章者在是矣其後成湯遂有天下而孔子殷之後也生當春秋之世立乎定哀之間帝綱沉聖法斲鳳不至麟已踣乃與一時明睿英邁之才講繼往開來之學斯文雖厄於上而大明於下是契爲一代師而孔子爲億萬代師矣祖孫相望上下千載又纂堯之成功文章於無窮而蕩

蕩與天同大焉惟時禹稷皆聖人皆有大功於民其後皆有天下然未有世系綿延與天地並如契之後也以是知教化之功大矣天之篤祐斯文者至矣慨在當時傳習肄業惟緇帷之林杏樹之壇舞雩之下未有宮室居宇及廩食都養如今日之盛且普也士生斯時亦何遇之盛哉吾邑新都之有學舊矣自漢文翁爲守而還列城皆有學而蜀之絃誦比鄒魯文章冠天下吾邑者如楊厚之對策汝敦之孝廉父子繼美兄弟蟬聯著於史冊炳如丹青有唐初造文燭益輝學記有楊烱之碑擄辭掞千言之藻鏤石雖泐

方乘具在宋興三百年科第若櫛比則有若鄧應午
之師範五城布景範之畫節王事

聖朝吳元年初趙天澤蚤識劉基于泥塗以成開天
攘夷之大功教化焉可誣哉乃弘治甲子歷嘉靖丙
戌廟廡傾頽安神無所堂齋坍塌鞠爲園蔬王簿薛
君海請于巡撫中丞碧泉張公素繼之戴公鯨巡按
吳臯諭公時提學憲使雨泉陳公鏊同聲衆允助以
罰鍰而教諭伊任訓導劉士克孫翮又汲汲經營不
愆于素以癸丑上春人日經始三月八日隆棟而木
有古株躍于水中奇若禹廟之梅梁事符臨武之鼓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十四

木天若相之成人喜忘其勞遂創此巨役畢茲庀休
以標文化之淵源以昭後進之模楷諸君之功良有
禔于吾邑非淺而食不出于頭會泉不出于口率尤
人之所難事之可紀也薛尹劉孫四君及學彥_某等
以慎邑人也見委以記繪天遊聖何假彫蟲之辭大
壯斯于聊爲歲月之紀用鐫靈陶禪垂永襖其工直
金粟之目董役助貲之人洎審曲面勢之詳太一叢
辰之卜並列姓名於碑之陰

楚雄府定遠縣新建儒學記

雲南楚雄府屬縣曰定遠舊未有學按察司提學副

使仰齋胡公堯時建議上請於
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于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
菜于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師請於胡
公公乃猥以慎嘗從事秉筆後屬爲記之慎參按圖
經域志定遠在漢爲越嶲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
征南中營于此今之望子洞遺址尚存唐武德中置
西濮州貞觀中改名髡州後訛稱牟州宋世淪于段
高二僭夷至胡元立牟州千戶至正改爲定遠州
國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爲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
皇明文治之遙聲名之盛使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

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越嶲
者以斯地實越嶲水以彰休盛然特爲僻土服遠言
爾武侯南征天威赫著而文治猶未遑唐則先服後
叛宋則畫界陸沉元雖合爲一統而胡俗無譏焉
國家以綱常爲治禮樂爲教雲南雖去神臯萬里而
氣厚風和君子道行洪武初元已入榮被天言之褒
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涯豈可以憬彼自棄乎矧髡濮
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膺化已兆於武王允清之代
而武侯之所過化則澹泊明志之道真寧靜致遠之
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之思乎夫學亦多說矣肇始

于六經而發揮于諸儒更僕不可終而走也獨舉武
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
望希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在定遠固名宦之首
稱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藏焉脩焉之餘而馮焉
仰焉息焉游焉之暇而詠焉繹焉亦可以爲成人矣
由是而之焉以上希乎聖教敢謂無其人乎庸書以
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皆列其名銜於碑之陰

臨安府鄉賢祠記

嘉靖甲午詔天下正祀典鄉賢之祠遺者增之嚴不
在祀法者汰之未初者于是乎始乃雲南臨安知府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十六

事姜安建水州知州事沈憲學教授趙維賢詢輿議
稽郡乘師言僉同堯言攸協乃上于布政使王俊民
聞於監察御史董珊卒如若請鄉賢之祀自今日始
也祠我

皇明四公曰杭州府知府張公隆南陽府知府邢公
幹兩淮運司經歷封南溪知縣張公文宗文昌縣知
縣田公榮其鮮也蓋嚴也曰居喪哀毀踰禮廬墓官
處脂膏不自肥澤西湖廣其利鄞水安其鍾考績三
載最于全浙是杭州公之行也曰瞻族而族待以舉
火起家而家世其清德守瀘州而瀘人尸而祝之守

南陽而南陽社而稷之是南陽公之行也曰悃悃
身孝友睦親膺屢薦不留歸養棄官敦行化俗蕃祉
老壽是南溪公之行也曰不工于媚貴人而有餘于
裕孱民勇於退田畝而怯於入公府是文昌公之行
也臨安在唐宋爲剽分元世無聞自稱賢者僅此
國朝有科目以選金閨之籍相屬而稱鄉賢者僅此
嚴哉世之巧言強有力者可以百役其私智而不獲
一于公議蝨于庭蠹于里陽鑄于邦剪公財隸弱產
豐屋鄙家華衣光佩市童詡里婦矜朝露未期厭厭
如泉下人矣况能作九原凜生氣享社獻侑瞽宗乎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十七

君子謂是舉也昭則戒違彰往勗來是之謂名教名
教之謂政首政首之謂人綱人紀人紀弗紀曷昭曷
戒曷彰曷勗哉作臨安府鄉賢祠記

七星橋記

且蘭古壤貴竹今藩割川雲之剽分躔參井之餘度
粵乂西路實貫南中關號七星孔明禡牙之地衛名
畢節關索授鉞之區雖卉服之雜居乃朝宗之首路
狂溪狼谷山狀馬鞍者彌千危磴懸崖城比虎牢而
倍蓰兩欽夾峙而有水千尋過涉以無舟夏潦秋霖
鼓洪濤于樹杪浮丘沉陸阻行李于荒途叱石誰感

乎電鼉成梁空瞻於鳥鵲但知行惻未見當仁道士
黃一中厥徒周陽泰雲遊戾止喟然嘆云高下必因
乎丘澤朝夕恒倣乎日月此雙崖有天生之石岸兼
千章饒地產之名材人心若堅神功可與矢磨杵成
針之志微折梅寄構之靈薙猶刊林鳩僦鏤岳淬茲
寸願礪彼羣徒高義動萬商之淵泉勝緣集三省之
刀布出翳薈而壯結構刻顛顛音腰莖莖音至以施輿杠
鴈齒旁階濺沫飛流不染魚鱗上瓦闌風伏雨無虞
在天半空去地千尺星梁斗柱楮銀漢以橫陳雪浪
雲濤拖玉虹而曲抱騎無輸載氓不褰裳陽侯驚波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十八

易爲方軌馮夷浸宅履作康莊相彼橋中渾於黃河
手握征南之節較昔梁孫原于黑水身乘博望之槎
豈有一介羽流握其十指綿力裨君子之平政遵王
道之景行歟莫夷庚罔煩令甲歡歌美諺近傳羅甸
之口碑隱行昭名遠契漆園之心印將永玄玄之績
可譽郁郁之文爰缺貞氓匪溢華袞薄言觀者勿替
引之

雲局記

點蒼山之藪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
尤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在其

下子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于堂曰請問學子
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爲雨乎雨者
爲雲乎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爲
實乎實者爲花乎無花則無以爲實也夫學何以異
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
以爲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
禮曰六經吾注脚也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
不徑爲雨奚爲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爲實奚
爲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捨博而徑約况於人
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十九

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
子避席曰夫子命貫矣請終身誦之

不登碧曉精舍記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曉
以山形似秦曉關受此稱爾高曉與碧鷄相望如箭
括毛東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類隸古定曰碧
曉慙獻疑於楊子曰茲曉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
不知何易諸已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
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
經書善稻吳各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大鹵也

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于各人則從本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奧哉穀梁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矢胎而從大原善稻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紬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兩漢地名各今各驛傳詔旣從其請史復書其事

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於滇每慨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崒嶮而爲祿脰呂閣而爲呂合金浪巔之爲丁當丁瀾滄江之爲浪滄江也楊升菴文集卷之四
不止曉之爲橋耳方言旣訛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而博陋之心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于春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閱子明習當世是名也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注而志之若夫臨睨眺聽之美蒼蔚清冷之興卷中能賦者則備矣

郭門雙節記

叅戎雲屏郭公廷用楚之長沙茶陵世家也嫡母蕭氏以三十一歲實所天生母許氏以十有九同守孀操是時雲屏方在蓐室二夫人毓遺腹以至成童又

遭家難豪仇侵誣欲加陰害甘心焉二母曰祖爵不可墜也罄其家貲賄以藩身幸脫我仇之疾雲屏甫五齡得從優給之例十六歲蔭世爵二母慈愛於閨中而嚴囑榷楚於師席以抵學成中武進士前列嫡母以三十例格于旌典而生母十九例得之而壓于嫡雲屏孝思之誠未得一伸乃甲寅歲視篆蜀閬百廢興而積弊剗部曲諸武弁皆洗心依歸嚴明文雅兩臺交薦及膺

簡在陟迤西川貴左將侍慈幃還楚求終養入奏未允戊午春方命駕永寧時有邊警又值明堂大廈掄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三

材之役公私勛勩公處之裕如兵不煩而式遏民不瘁而事集兩省賴之而雲屏愛日之念未忘也一日以其事語定水馮子馮璇曰吾遊於楊升翁之門翁史氏也一言垂于竹帛比之前代衛風栢舟之詩劉向烈女之傳播榮名于百世與旌表棹楔之典同顧不遑歟雲屏喜曰是吾志也此可以發吾二母之潛德矣慎也旣雅重雲屏之孝思敢愛不腆之辭以裨風化乎作郭門雙節記

內江蕭

雙節記

內江蜀之望縣也蕭氏內江著姓也雙節者何庠生

之慈母陳氏御史蕭世延所生之母李氏也陳李者
妯娌也皆喪所天而葆貞植孤以亢蕭宗故曰雙節
云陳富順縣人年十九來歸巡檢蕭騰七年而騰卒
陳僅二十六歲且未有子正室陰氏之子世建甫十
一歲未幾陰氏繼卒陳誓志孀居有欲奪其志者陳
泣曰吾一移所天孤子將誰撫蕭祀猶矣乃躬躬然
厯翼翼然藏以世建爲命償銀釧市書冊勸以學世
建長爲受室余氏余復夭卒遺幼孫曰衡年始六稔
又以衡爲命益拮据治絲親營粟布形影相依自黃
口至白首今則六表有五矣李氏邑之梧桐里人年

十八歸贈監察御史蕭公露生子世延九歲而露卒
嫡吳氏日相持而飲泣曰町町孤孺生將奚托蓋虞
李之少不安其室也李矢之曰孤在我之懷日在天
之上寧歿蕭牖下忍悴三從訓乎與吳相依食然後
食寢然後寢以其子若吳出吳亦母之如已出經畫
內政井井中度雖頰遇荒曠而婚喪慶吊內宗之週
助無廢禮至于教子務底于成蜚騰竟如其願則造
物之報匪忒矣嘉靖庚子壽終以子貴贈太孺人陳
亦爲部使者行縣扁其堂曰貞節一時雙節并耀同
門邑里上其事于當路當路大夫屢核其實會上其

事于朝表宅植楔有日矣嶺南少鄉東洲李公邦直
狀其行作雙節傳且曰堂前之陳斷臂之李青史所
紀形管有煒焉然皆爲人妻者也而副室未之前聞
也皆異地者也而一門未之前見也皆異時者也而
一代未之前紀也歎其難乎亶其傳乎慎母族內江
旣稔聞其事又讀東洲傳偉其文撫卷而喟曰是幽
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足以享人倫移風俗可傳可
記可詩可誦劉向之籍僧繇之圖栢舟之風陶嬰之
歌何以加焉乃略舉大綱以爲斯記以附蕭氏世譜
及內江邑乘他日國史下採大書特筆尚有考於余
言慎也嘗從事於史局矣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廿三

一升未之節雖少燭其鑿乎亶其難乎亶其難乎
少皆異地者也而一門未之前見也皆異時者也而
旣稔聞其事又讀東洲傳偉其文撫卷而喟曰是幽
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足以享人倫移風俗可傳可
記可詩可誦劉向之籍僧繇之圖栢舟之風陶嬰之
歌何以加焉乃略舉大綱以爲斯記以附蕭氏世譜
及內江邑乘他日國史下採大書特筆尚有考於余
言慎也嘗從事於史局矣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王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全校
內江蕭如松

二伯論上

楊子曰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子見其二矣未見其
五也五伯並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爲者也中國
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
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
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爲者哉秦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五

乙

伯之謬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繆虜寇何伯之
有焉自以爲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逐聲也且言秦
繆何業而爲伯哉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
狐埋之而狐掘之也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
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
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
置重耳而置惠懷使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閭若繆
公先惠懷而歿則有人誰置否則重耳先繆公而歿
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
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口一時

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違百里奚
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悔
過也以文秦繆公之悔文而已故以爲書之終焉感
世變焉蓋傷之也書之秦誓也猶詩之黃鳥也皆刺
也非美也如以秦誓爲美也則黃鳥亦美乎或曰置
惠懷者公子摯之爲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爲也殉
三良者康公之爲也曰摯則謀而公實聽是曰繆聽
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
繆命三繆亦大矣歿謚曰繆宜哉予故曰秦伯之繆
者也宋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是酌之

健嗔也一戰而見執於孟是嬰之抗虎也再戰而夷
於泓以放乎死是卵之鬪石也是僂人耳夷俘耳而
可以俎豆於桓文乎予故曰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
者攘夫夷者也楚莊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
周公之所膺也而可進乎况又負其蛇豕之力凶其
水草之性聖人豈其以伯而與之若以爲強而與之
則夫差也泰伯之裔也句踐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
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曰楚伯之寇者也嗚呼論
世於春秋考衷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

不謫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子故曰桓其首也
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二伯論下

或曰然則五伯并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士所以鼓譟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怵其高而畫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虜亦可伯也寇亦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改於後耳或曰謂秦爲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爲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爲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五

三

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爲矣百里奚反可爲乎嘗究其說矣時則有以伯軋已者故貶管仲以拒之時則有以游說軋已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亦不思秦於百里奚曷嘗盡用其言乎秦曷嘗伯乎君曷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於百里奚如遺而譽孟明如不及旣歸而執則曰不以一青掩大德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

孟明不智無勇違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強賊之行也臨戎而見執沒世之耻也焚舟之後晉特不出秦無少加於晉也封尸而歸何裒於塗地之敗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戎素服於秦豈由封尸而伯也左氏之筆於是爲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是而飭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不可哉故曰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不是過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今夫卯也而與流丸齊注不自虞鰈而籍石以綿織見知咲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戶之臞儒也其習鄙其言戇故曰公羊偏僻也一邲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橫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責身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爲繆何哉曰子不觀謚法乎名與實爽曰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者秦魯以之學者疑秦伯霸主魯公尊賢而皆遂更名繆爲穆不思其終違蹇叔徒尊子思是爽實之大者也繆不亦宜乎或曰然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纏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

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晉文且曰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者天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殺三良而宐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予言豈無稽哉

廣正統論

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篡弑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華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明胡元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柔乘剛陰于陽非乎而女主是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五

五

已是曰逆天常呂武極矣稽誅於三綱者也戕其主逆其天非乎而篡弑是已是曰亂天紀稽誅於萬世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絕於春秋者也或獻疑曰胡元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秋者也何以見其誅絕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荆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與篡弑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儔矣未有以統與羿浞者也是篡弑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

以篡弑之不得與知女王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墨矣涑水氏嘗帝曹魏冠武侯矣曰通也偏劉子玄已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已改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效也然卽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也迷也固也通兼有之嘗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所自立也旣曰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之通之言

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慘殺史所載有不忍觀者生民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生莽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卽吾君也是何異於甄豐華歆若使呂后傳於其女魯元公主武氏傳於其女千金公主而魯元千金又女女相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于陳平魏元忠何足以爲通惜哉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邵尚書之說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

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况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之夷乎王通氏誠變於夷者也是足以誅通矣或曰方子以正統之說起於春秋信乎曰信也豈惟春秋易傳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黃帝既沒堯舜氏作此卽正統之說也夫庖犧氏之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而周易不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疆而不王也德之劣者聖人

且黜之不載焉有易天明反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正統乎夫萬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而太甲稱太宗大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爲宗者三而已降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淫僻天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淫僻天昏皆宗則無惑乎夷狄篡弑女王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

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歟不得其傳則如荀如
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
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之可以假借
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屬之蕭曹而晉
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乎道統不
可以乏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三靈之主大寶之位
而以夷狄腥膻之女主營穢之篡弑戕賊之亦何以
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之論確矣有金
華太史者獨是之予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
是乎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統論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五

八

古今人表論

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鑒之
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
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
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于四公之次蓋不
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魯隱列於下下而葛伯
及于上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
惡未極乎嫪毒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
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
識見之謬也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下出后夔于下上

章豈韋也真韋于下上列豕韋于上下是以一人而
二之郵無郵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重是名
謚而離之此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
見于張晏羅泌之書然猶就其成籍而謫之耳若其
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爲固作漢書
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羣佐非劉氏
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旣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
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
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
之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
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遠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
卿論十二子之時人耳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
乎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
豈以爲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蓋有愛忘其
醜者矣注家之說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同
趨舍難一班史所論未易掎摭陋哉顏氏誠班氏之
佞臣乎

魯之郊禘辯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
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也子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
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
伯禽之爲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
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
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
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
載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
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
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二矣又恐後世之
不喻也則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
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
有深切著明如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
著其事春秋書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
四示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魯頌闕宮之三章云
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
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
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于成王之所命也孔子于

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于成王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卽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

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臯鼫之盟萇弘欲先祭祝鮓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織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鮓也正宜藉口以張大于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于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

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
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
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
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隣國之
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金無一語及于成
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矣子考呂氏春秋云魯
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
蓋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案哉比事而觀之襄王之
出而入也尚不許晉文公之請隨平王之弱而遷也
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平尚靳之

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
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
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
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堂
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公之聘齊烏有
先生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
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
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
駢明堂之枝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竅也君子
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

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鞠而見其肺肝矣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橫議謂舜臣堯或謂囚堯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疽瘡環南遊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已私與此說之興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辯之孔子順辯之而成王伯禽之事既不幸不得明著之辯而號爲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千載予其可無辯乎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

亦從其衆而已
初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辯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

息壤辯

山海經云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長若人之贅疣然是眯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字云壤柔土也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曰壤九章筭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是息土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二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吐

也以人所耕樹藝則曰壤土堅而壤濡前漢書鄒陽傳注梁益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拔其陳根擊其堅塊也又漢令解衣而耕曰襄壤字从襄蓋耕治之土也宋楊億當制與遼國書云隣壤交歡太宗以嫌于糞壤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鮌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鯀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畝畝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性情說

尚書而下孟荀揚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于易也許慎曰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班固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鈞命決曰情生于陰欲以繫念性生于陽欲以理執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

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墊情熾則性亂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觀于濁水迷于清淵小人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舉性而遺情何如曰死灰觸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言有合于易者也述性情說

廣性情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五

十五

情也道心性也精一執中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出于五行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知火神曰禮土神曰信是五性之物之則也六情出于六氣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善生於風怒生於雨樂生于明哀生於晦是六情之物之則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慾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李戩曰人之性靜欲實泪之性也者所稟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役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誠性也幾情也性則根抵

情其旁榮側秀性其枝幹情其窠數寄生也孟子曰
人之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荀子曰人之性
惡言情也未及性而言之也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
韓子曰性有三品襍性情而爲言也必若孔子之言
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
諸子之說在其中矣宋儒析性情爲義理氣質之分
似也而曰孔子之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
義理之性力主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
若子之論性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曰
善哉子之問吾盡諭子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
非無性情其性矣吾非善子之問爲是也得子之問
吾說益明是以善之也

格物說

格物之說近日解者何其紛紛乎有以格爲正者大
學之始遽能正物則修齊治平皆贅矣曷尋格字之
本原乎格之爲字以木爲義以各爲聲俗云門格牕
格亮格皆是也格者隔也格而蒙之帛明旣不蔽而
塵又不入嗚呼外物爲吾心之塵也多矣色聲香味
皆心之塵也吾心之塵隔之使不侵卽所謂姦聲亂
色不畱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茲非格之說

乎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
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茲非物之
說乎大學之始以格物爲首格物者持敬也持敬爲
窮理之本卽格物以致知之說也或曰如此則釋氏
六塵之說是乎曰彌近理而大亂真佛氏惡姦聲亂
色并聲色而欲去之而卒不能去也吾儒則去其姦
與亂而已雅聲正色不去也佛氏惡淫樂慝禮并禮
樂而欲去之而卒不能去也吾儒則去其淫與慝而
已嘉禮和樂不去也是猶牕隔而蒙之以帛明旣不
蔽而塵亦不入也釋氏則如築暗室而枯坐其中塵
雖隔而明亦窒矣謂之明心適以死其心也何可以
同日語哉宋呂氏解格物致知云與堯舜同者忽然
自見此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說也又曰求其
所以爲知則爲格物忽然識之則爲物格此釋氏聞
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也已爲先儒所闢棄而不用
近日好奇者復陰祖其說而陽諱其名吾誰欺欺先

聖乎

耕樂解

松江金雲卿自號耕樂良史圖之君子賦之

復請于予傲賓戲作耕樂解

耕樂主人荷鋤於壟上有游談公子過而勞之曰苦哉子之業也昔孔子鄙樊須之學稼孟子闢許行之金耕蓋天之生時也水毀木飢火旱金穰五行而害者居三焉土之分民也士尚志工執稅商貿利農盡力四民而農獨勞焉雨暘之不時則憂肥瘠之相掩則憂狼莠則憂螟螣則憂在野熾菑勤動終歲穫不償力餒在其中子之業良苦自今以始能易業以從我乎主人怡然咲曰子何年之壯言之少貌之揚趣之卑也我則勞子子有何勞於我子惜我農乎而以妄說之奚姬魚語女天田丈人乾象之垂同穎嘉禾

坤文之瑞帝號神農長於上古官爲后稷祀於萬禩若知農道乎夫農祥正靈雨零澤腹泮陽暉盈穀精始出莒葉初生决萬頃之渠吾蓬瀛也聽九扈之鳴吾韶英也茲吾樂歲之始也及其萬寶得正秋餘糧宿畝首穡穗有利鴈鷺得食東有茨梁西有坻京朋酒爲享同里合醜王歌良耜客稱大田茲吾樂歲之成也歲歲相嗣樂樂無窮或雨或暘或腐或稿吾能節之以畝澮之盈虛或肥或瘠或盈或耗吾能時之以菑畚之淺深或獲或莠憂或傷之吾能加耘耰之功或螟或螣憂或侵之吾能做祭步之法茲又吾所

以先勤而後欣蚤倦而晚燕者也吾嘗思之鴟夷龍
斷誇其籌筭不資吾農將守囊而待斃刻楮削鍊矜
其精巧不資吾農將鞴器而爲孳豈若吾業用裕我
身潤及我入是以少習長安不見異物以遷焉焉往
而不樂哉公子曰是則然矣匪耕無以爲樂乎上世
之士何必耕也耕樂主人曰子難喻若此乎試沂上
世何人不耕何耕不賢君籍千畝卿有圭田養則食
其力祭則告其虔故馳束帛者在丘園求干城者於
中林相鄣者有幸之氏伯齊者叩角之吟自周章一
蕩天子不省耕牧伯不勸農師衆不服耒庶人不安

畝是故伐檀有素飡之譏搗羽有何食之嘆而使橫
議者坐享任俠者暴殄悲夫以是論之非治世無樂
農也今吾與子幸生太平不思結廬守本業擊壤詠
帝德而欲崇游墮之習慕戰國之風重伐檀之譏增
搗羽之嘆無乃不可乎吾不招子而子反招我異哉
公子頽頽而不能視班馬而不能去攝拱奇拜而謝
曰子天隱者也問姓與名再三不告曰子蓬心之士
也速去耕樂主人方徜徉乎笠澤之墟率其屬述祖
德於金天氏之裔隱其名慕南溟之逍遙交食於地
交樂於天終身不易其業也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牽強不通反爲作者之累世傳虞伯生註杜七言律本不出自伯生筆乃張伯成爲之後人駕名於伯生耳其註首解恨別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別爲恨不知唐室板蕩故園陷虜雖得所依豈不以別爲恨公豈如江估淮商風水爲鄉船作宅一得醉飽不思家者乎解搖落深知宋玉悲云惟深知其故故千年之後且爲悲歎惟其亦吾之師故閱其蕭條解生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五

廿

長明妃一首云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惟其獨留青塚故環珮聲歸月下聞此乃村學究腐爛講套語豈可賤杜乎解曾閔朱旗北斗閒云亦嘗樹旌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閒之富貴北斗閒三字而上下添十二字乃成文何異世傳怒揮門不報打鋪路無籠之謔謔耶織女機緣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本言亂離蕭條之狀而解云織女不能機杼故曰虛石鯨相傳有靈故曰動此何異眯目而道黑白者綵筆昔曾干氣象本說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筆于動時貴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爲鑽刺乞哀之徒矣幽栖

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意
否是杜之陰險逆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
子者乎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本是期
以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既爲京兆少尹
必陞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寫賞帖耶可惡
可厭其他尚多聊舉一二耳牽纏之長實累千里此
既晦杜意又污虞名曷鏡其板勿誤人也

必望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寫賞帖耶可惡
以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既爲京兆少尹
必陞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寫賞帖耶可惡
香長林之劍劍豈藉也豈所酷以小人之心而度君
既晦杜意又污虞名曷鏡其板勿誤人也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不肖與歐陽子重都憲書

從子顯有仁編輯

不肖不天禍延我先考萬里聞計五內摧裂曾不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啁噍躡躅於側曾不比於鳥獸焉奈何奈何當復奈何

全校

何屬在胄胤宜宅喪主於此不歸是無父也歸而不

告是無君也無父無君之人執事奚辱役焉執事若

矜其情而賜之告使襄事寧凶逆歸反役維情與憲

實兩兼之草土之言非所以瀆公聽聞私門之故未

可以戚我執事亦自知之然執事仁人也錫類者也

哀有喪者也必欲歸處不肖者也故敢以私於左右

臨狀荒眩不知所宣

不肖謝歐陽子重書

不肖遭先君子之喪歸情也稽於禮則古缺比於律

則今無星奔之懷翰如奮飛俟命中路皇皇罔措僕

人回伏承手教知爲不肖公言以疏矣又獲見牘草

洽君臣篤父子酌情憲制義命亡於禮者之禮也其

動也中執事處我勝我自處非夫重人極扶世教者

其肯爲此又非夫正學之淵粹文宗之世胄其能爲此不肖不佞豈以臺下撫已多而私頌作德哉吊客盈坐莫不動容擊節以膺盛德而佩高義况在不肖之身者不肖天地罪人也茲獲申其情事少追其不孝死且不朽若猶幸存視息不隕其世生之一日公之德之賜之及也豈惟慎也受賜先君子重泉實昭感之不肖不忘先君子其敢忘執事哉匪不敢忘將不能忘匪不能忘焉恐忘之臨書涕泗交頤衰感切骨不知所云

與金鶴卿書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

二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濶賴焉五年斷金脰手參商渴瓊發于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在瓊翰一投嘉藻啓絨伸紙喜與忤會既睹手跡兼照心素滯荆之跡雖同仲宣投沙之懷曼異賈傅欣恫欣恫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闕便驛遷延至今傾翹益勤走僻弱之軀不耐瘴癘戊子春月忽中末疾篤癘沉痾行動仰人窮荒絕域乏醫鮮藥閉門抱影越歲踰時近兵燹甫定而扎瘡大侵繼之蓬心控兀難以托根波臣涸轍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無儔寡侶較頃彌甚儋石同粟里而室無阿舒之愉

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僻遠視瓊儋而館無
白鶴之假寂寞均柳永而遊無黃溪之適時復靜言
追惟疇曩承清塵于俊造廁華景于英流桑梓芝蘭
之契宴咲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析酒賦琴歌之懽
炳焉服膺宛猶昨暮忽爾影響曠若隔世存者如辰
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芻狗之談釋氏露電
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此言詮以
濯情素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觚翰漫
爾有作不能多所錄於別帙者是茲用附之去櫝庶
傳千里之恣可代一夕之話欵襟其遠覩縷莫罄時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

三

有南風更冀良訊

與徐用先書

頃歲七月之變微命如紕懿親不及別檻車不過門
茲何辰也自觸天網以爲執事憂旋念瘴域爲擇善
地頂踵之克全則子實賜之走不敢忘其身其敢忘
子乎間者濶焉再辱教言一拜雅什慙荷之益加作
報之未聞酬德之無由諒能鑒之伏在草莽不知外
事聞諸道路不識信否執事與以道並嬰嚴犴俱編
行戍驚與嘆會豈忍喙哉殷憂之不隕大難之無虞
則實有相之猶竊自念曰兩公庶其來滇乎則同患

者猶有覲也互問而無徵厯望而不來乃今知之越在遼碣是區區微願而不余畀也命之屯蹇信也之子之懷其余同哉嗚呼途之良者莫如宦任之重者莫如身事之難者莫如患處之善者莫如道子乎子乎以良者去則輕以重者幸則全以難者行則素以善者求則得復笑喟焉復奚媿焉走昔承下風于子矣今復爲子誦之且入而旣遺之矣天者可定而必乎他日携手里社接景桑梓餘生猶有良與也急使遽書意滿辭塞時有南風更望嗣音

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

四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於永昌張愈光者尤悉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于渝此彥會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晷路貫貴治竟逢其違匆匆勿留手筆付馬生以答前款區區拳拳未戴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盪櫛豐踰于言始則善誘之泰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走雖耄昏敢忘酬旃下走賦質愚戇天稟倔強不能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下風憬瞻高躅繫有由矣自昔文人類略細謹仰高明則濯纓清冷牽綵壁立不依禾絹不謁黃軀不近水峰此固鄙人之沃

聞鏤膺者也邇者霸儒創爲新學削經刻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自叩胸臆巨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蟬蛸撼樹謂游夏爲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爲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無緇此又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無竒然竊有狂談異于俗論謂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擔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于椎輪龍舟起于

落葉山則原于覆篋江則原于濫觴今也譬則乞丐沾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頽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束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黥補削回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謝焉復效枉矢飛流噤箭妄鳴乎故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脩史使麗豎黥

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摩諭縻是或一道也走豈
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若所謂老顛欲
裝風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
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論托忘譏忌之教則豈
敢當也然借以逃尺寸之負俗斯則受貶諒厚不敢
文過末復以見志垂載爲勗此叔達汲王無功盛心
也愈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游岱之魂將至捧
誦良書深負德愛爾馬生辱不鄙後進置之文翁石
室然下走之私不獨爲一人淑惟渝爲郡當蜀之半
士子之質異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於新學

流之枯禪將至撻植索塗不特黃茅白葦耳矣回其
狂瀾是在海若俾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油雲普覆
時雨澍沾馬生其乘章之先乎敢併及之

答劉南坦司空書

奉別以來星紀卅易閏餘八更逃瞻宮墻邈在雲漢
何嘗不望南颺而引領向東轡而搖心顧空谷隔於
便郵俾祠音阻于馳問也顧若溪公來承惠以手帖
賜之佳篇并扇墨之貺一一拜嘉英躔愈穹而不遺
幽遐林居益深而迨及鄙賤服膺無已言謝曷罄走
桑梓未返蒲柳先衰已求田滇叻問舍昆池烟霞爲

朝夕之賓林泉作羈栖之主虛播無實之名多取造物之忌雖有漫興之吟不敢聞于時英雜著之編非祈傳於來世執事獨判述求心愛忘其醜尊論獎借過情非所敢當也丁未之秋遊華亭寺石壁上見高製有名山朝翡翠瀘海有餘空之句莊誦沈吟久之作絕句三首欲寄而無便茲觀扇上尊作前篇首句乃暗與鄙作同韻昔元白嘉陵長安寄詩同韻絕類千里神交非偶然矣然不肖敢附昔人哉三詩書之別紙欽仰惟多筆墨奚盡

與升菴楊太史書

附

劉繪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

七

春初得幸文駕經渝適僕上敘瀘謁御史府乃辱書囑加腆物與諸相識寄聲勤懇具之僕還自嘉州急尋動定已邈然不可卽又勞苦官務之糜莫敢追從是入生于異人會合便不能遂意然則亦有所靳耶但自滇至巴渝跨越萬餘里得奉足下顏色與之供咲語借登覽及訪古搜奇叩經問字未必皆千里一人何獨至僕而難之且僕起宛洛足下稅駕黠蒼周迴又不啻萬餘里其同抵于渝蓋百年身一遇却舛錯神巧若預爲趨避或者彼此傾慕將有所議論而增益其所未嘗有者此其會合之數尤奇有不在常

者例也雖然古之哲人曠世苟以道相通不必合併以形身固自有神相感而響相應者矣僕本汝南庸末之學道不足以華躬文不足以衡世徒以狂愚取人乖刺又負單僻之性凡與人交識惟期意氣任情可否以是憐察者少仇疾者衆顛駭罔所陶煦曷能遠動足下但僕之仰於足下者有年方其挾策西蜀賜對明光垂虹掣電振耀宇內知足下爲相如楊雄其人也至操觚執苑校書秘府辭調敵乎金石頌聲叶于韶濩知足下爲劉向王褒其人也至櫻時吐氣舒悃飛章叫閭闔於五奏攀琅玕而九死知足下爲

賈誼晁錯其人也及今成集所著士人所傳傷時述懷其孤憤結憂之聲憫流離歎瑣尾者又競英綴彩燦玄珠而流華寶凌蹤乎七子飛蓋乎四傑又知足下爲鮑明遠謝玄暉其人也非僕能爲誣諛之辭今天下纓綬之士類能著耳目焯焯者不足深論獨于脫略禮度放浪形骸陶情於艷曲耽意於美色樂踈曠而憚拘檢此天下後生往往惑之抱尺寸者又從而譏訕以爲困躓夷險降志辱身厭溺嗜慾不超玄遠其略知足下者又爲足下之才之惜以僕之愚矇乃知足下之微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

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譏之不深則棄之不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之所爲將求夫安與適也古人載西施臥酒家買田宅擁聲妓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足下此意亦有知者而未必試之也僕實得所試矣何則竊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跡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今中土傳播所述其他未及盡見自僕所睹記如經學則丹鉛錄詩學則詩話錄古文則金石錄雜著則如墨池鐫錄併曲譜書

畫譜皆窮二酉攻九丘斷編雕蠹有僻儒苦士白首坐蓬藿日自纒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荒神蕩于逸欲聲色者能之乎僕以此謂知足下與世人頗深未知是非夫以足下負世重望今生未知得一晤言否乎書於僕推美太過昌黎以文章振八代卑習當時學者以斗山相高迄今千年莫有馳駕者今足下愛僕甚不覺過擬近世士夫以書往來率爲游辭浮說互相美譽受之者不察名實居然欣樂此俗態之薄有道者不爲也今足下其俯于俗而貶損以同之乎其有所過聽以僕爲可進于學爲有道者之實乎夫

以僕之愚雖無進于學之資而其志則不敢以懈惰
自廢其舉動不敢大謬于古人彼豐辭腴道豈能望
昌黎十之六三但甘貧賤守孤芳不以餓死爲憂而
屏息累足待命于顯貴者之門此等事猶薄退之不
爲既與足下神交欲副其相推之盛心則不得不盡
其狂馬秀才仁和持三月十二日書俱得悉意秀才
氣宇清曠特讀書未曾持苦今朝夕乘閒講論俾就
本實想後來有可望庶不負足下成就人才之意已
後暇豫得好懷思猶冀發新文數十篇以明已志總
括向所論著使前自漢以下諸子皆不足稱金天下

後世燦然睹楊氏爲一大家傳之者將續述如荀卿
孟軻此一段力量微足下其誰能勝之其誰能任之
僕淺陋何足知仰足下之高又不能已于多望惟昭
賜慈鑒察其愚而垂採納焉

昌黎十之六三但甘貧賤守孤芳不以餓死爲憂而
屏息累足待命于顯貴者之門此等事猶薄退之不
爲既與足下神交欲副其相推之盛心則不得不盡
其狂馬秀才仁和持三月十二日書俱得悉意秀才
氣宇清曠特讀書未曾持苦今朝夕乘閒講論俾就
本實想後來有可望庶不負足下成就人才之意已
後暇豫得好懷思猶冀發新文數十篇以明已志總
括向所論著使前自漢以下諸子皆不足稱金天下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東泉姚公神道

碑銘

於懿維公人之卓才穎狗齊昉冠弱解頤永言融且
焯浮英湛德匪糟粕橫經設教寬兮綽青衿錦帶引
以躍晉江韋編競丹襍四始五際陋注洵潭巴窳蚓
堪一噉牽絲蓋珠名既燭三提文印管道鑰生祠尸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

祝思儼若金穀珠鈴展方略南晏北粲寢爻榛出其
張蘊見鋒矧凜比鷺鶉礪龍雀奏凱獻俘歸帝度宮
保憲臺本兵托窗止流逝關憂樂驛綬懸車及林壑
子和鶴鳴縻好爵榮哀順安還冥漠安陽瀧岡今古
護豐碑桓楹辭無作

明故吏科給事中西坪安公墓銘

安氏之先大江之西聿來于蜀胥宇渝壘世業錦帶
家餘青衿有開西坪實哀南川穿楊蓋殿揆藻花韞
珠聲玉價綺合績聯紫廬日直青瑣歲遷封章胸臆
輶車枹宰五鹿折角孤鳳高鶯爰羞仗馬實陋寒蟬

帝關頻扣王路期平我仇有疾子歸則遄蘭萎茅拔
龍蟄孰醜委之時命和以天倪我丘我谷我撻我泉
我歌我呿我齡我年詠嬰擊壤圖披樓田科傳經笥
瑞應文蠲高朗令終上壽濟玄昭宇覺視大霄甘瞑
石門鬱鬱蔚何裕裕發潛之光納幽之美益部耆舊
孰紀英賢嗟欵來禩謫茲銘鑄

西泉清玄先生通山尹吳公墓銘

靖節通介發于延之貞曜懿行著自昌黎節以壹惠
清且玄倚頰仰千載庶其企而潛伏攸揚愧予孱辭
點蒼之藁樹石森梳公才不試公德不旣以昌其嗣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

岸高谷深眎此幽系

銅梁尹汪汝濟墓銘

汪胄孝感吾祖同里有來南中實以戎徙起家穎異
西泉始滇雲哀舉首多士銅梁輿頌播南紀竭而歸
來蕤桑梓首丘從先祀有子龜逢土筮逢水利昆池
嗣疇祉誰云者堪輿氏

封君樂隱李公墓誌銘

歸德李氏之先為陝西華陰人有諱八者洪武中里
胥誤籤為他李姓同族遂補黑衣之數移華陰之籍
籍祥符居無何復移祥符而歸德焉八生貴貴生通

通配周氏以成化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生樂隱公
諱曰芳字庭光公生三歲而母氏見背鞠于繼母尹
爰就外傳涉獵書史了其涯略以承者家政不終儒
業遂劬農筵阡尚羊梁宋之墟而以學宦詔厥後賦
性高朗洞無城府然立已峻而矢言直雖所厚善以
及貴勢有過必規瑱之意在驥驥音異其新而無戾於
鄉評人亦以茲多之閭閻有不縮者寧辱肺石忍見
公云遇宗黨有破產者輒賑給凡民有厄艱者必矜
紓竟不責報年踰七袞鞠晨寃夕飭僅餼飼鷄豚稽
田曆閱扁籥蕭如郡朝笥有黼黻不厭葛越俎餘滌
楊升奉文集 卷之七 三

舍人後遇

太廟禮成晉兵部武庫司員外郎時年七十矣戒子
曰正而行勿渝而節日菽水吾吾樂也否則日鍾鼎
吾吾弗享嵩以庚戌歲陞福建叅議過家公寢疾不
起八月二十六日也嵩得視屬纊人以爲茲孝所感
享年七十有五配宋氏先公卒別有表志公生子二

人長崑丙科貢士次卽嵩今爲四川叅議女四人孫
男四曰元素學官弟子元白元生元直孫女二塋于
家山之左阡銘曰李氏之先自秦而遷祥符再徙莫
歸德焉鯢桓之淵豹澤之顛有樂仙隱始授吐屢豈
曰荒遯分地用天豈曰不仕子姓象賢豈曰不耀鵬
袍華鮮寔有佐之聞儀靜專養違于庭恩賁于泉是
曰有子伯仲棣聯競爽弱箇賦繫有偏孝友名宦幽
明兩甄相宅鷓飛妥靈牛眠上雲其吉神告之虔公
視桓楹予名瀧阡載鐫史墨庸炤重玄

李解元墓銘

名東儒雲南劍川州人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

四

嗚呼李氏子吾眼中望士昔也髻蒼頰發駒齒千里
宵肄八行下朝書罄百紙一日起荒徼兩都齊英軌
糟粕漉醇醪菁華汰泔滓深湛汲古綆堅利劇往壘
名者造物忌林風摧秀藹鴻蜚垂其翼狼跋以羗尾
興山俄止簣學海涓流汎旅次溘朝露永訣期濂水
顏回敗叢蘭冉耕歌芣苢司命鈞播物殲良茲何理
闔胡視其寔齋志竟已矣刻誄慰營魄嗚呼李氏子

大理梁將軍阡銘

梁將軍之喪其隣姻楊萬縣伯清爲志焉乃嘉靖辛
卯仲冬月夕巳卯卜宅維應樂峰食月朝庚辰卜日

維丁酉食其胄子鎮餘子銳鑰錫歸翁離柎於先配
胡宜人兆禮也鎮偕翁女夫戴將軍瓚士人蘇凌雲
胡鑑關廕子詔奉萬縣之狀請祐詔于滇戍逸史氏
慎鎮也從予久嘉其孝思作梁將軍阡銘其辭云爾
武節君氏曰梁雋其名系富陽繫先世累武功侯千
戶于山東征麓川始遷衛大理君載十九當成化庚
子突弁承胤卽奉篆視請減屯稅復洪武制告公允
從丞返流徙夷箐孟密官擇撫使君不辭難終濟成
事銀卅寶治利孔罪梯潔入污出蓋罕良歸君爲主
冶五山白崖以漑阿村越歲踰暮潔已竣事人至今

稱之跡其在宗孝友肫肫母氏階危請命于神範金
禺像以祈親年禱而獲應有隕自天訖于永感終慕
弗諼逮踰耳順退公養恬詠老氏書焚香閉門杖屨
蒼麓別自號樂山鄉推齒德詠歌以文教子旣成不
負其勤辛卯仲冬辰下元甘瞑全歸於厚窀應樂神
峯九靈原陵崢谷永峭無騫光遠有耀茲石存

湘潭貳令文公墓銘

膏之燭光必沃川邛浦脉繫屬文之胄叢于蜀公之
降嗣遙躅起布素膺章綠丞湖麋理蛟窟却脂潤蛻
埃溽竭而歸灌畦藪偃焱颭暴春旭全以歸壽且祿

郡順慶里安福唐都楚文山麓欽崇桓昭幽谷

向秉誠墓誌銘

御史向秉誠之喪大理毋惟一相焉諸執友往吊之
噉然而哭曰斯人也而可使早世乎哭已嘅然而歎
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嗣乎嘆已窅然而思曰斯人也
而可使無傳乎惟一曰命之不淑天也訊諸其家幸
有震未殊者宜勿恤其嗣曷姑謀其傳乎惟一乃揖
諸公屬予曰秉誠與吾與子均同鄉也然與子仕同
科第誼通家世銘子其辭諸嗚呼子其忍辭憶先是
十日秉誠過予觴不酌奕不竟儻而曰子憊矣蓋明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

六

日而寢疾疾之三日予始聞之往問于蓮巷舍者再
俄而聞其不起矣則四月二十二日也嗚呼子其忍
辭秉誠諱信四川岳池縣人父諱時德安知府母雷
氏秉誠生少而穎異旣長就學聲名燁燁出流輩上
庚午舉鄉試辛未舉于禮部賜進士第選爲河南府
推官法比吏事如素練然僚屬羨服之尤畱心民務
嵩縣有永通渠久涸不潤君爲濬之靈寶縣有沙灘
地若干頃君爲請蠲其租陝州臨黃河溢徙別道其
淖淤地善肥饒謂之退灘田地固無主名民爭訟之
積歲不決君令取爲軍民牧馬場至今便之劇賊劉

六之亂君分守新安縣城督令丞脩戰具揚先聲明
號令羣寇惴于西犯城得以完收被虜婦女以百數
各遣寧家獲棄遺畜產亦數百總制都御史幸菴彭
公上其功有銀牌綵幣之賜甫滿初命薦劾七八上
徵入爲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喪去位嘉靖初
元服闋北上值新政初君首陳講學用賢六事
詔嘉答之其他論列極多予就其家求其草曰當時
卽焚之矣嗚呼是愈可以覘其賢也今故無得而書
然他日國史自書之矣秉誠幹宇軒昂揚休山立未
別色入朝人望而知爲向御史也與人交有信義而

和氣欵言無少長愛之居閑好讀書爲詩文有古意
又善射儀毫中的巧噴四座飲酒不多而懽洽竟席
環居種竹因自號竹溪嘗徵予賦竹溪詩未有應也
而今已矣嗚呼悲夫銘以慰知己於地下云其詞曰
之子之才刃在割英英義烈淬其鏑卒然遇之穴魄
落牽絲發劓俶輦洛平無漏網咸無虐甘棠地近頌
聲作有炎崑岡勢孔爍用矛函關倚其角分城序績
譽命卓持憲入臺聲濯濯讒言驚師萬巖遏有開發
之自子作國是妥綏無濩落命也不淑鬼神惡天胡
不吊善類愕埋銘九原慰冥漠昭示百世辭無作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柳池施翁墓銘

仕奚必臚歸以逸有子且孫願之畢壽周天甲逾其
一曰考終命卜逢吉天望地藏返其室

萬松張處士墓銘

家於黃產於楚樟湖麋胥之宇系尚書徵信譜京兆
尹寔厥祖貽孫謀光胤祚翁甫生蚤失怙在弱齡知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八

慕古尋師資出庭戶負笈篋歷環堵務內觀飭科舉
爰辭師歸省母儒之業隱之侶山熒苒澤沉漳醉僕
筵号仙塢嬪於李嗣賢譜銅墨耀荆蘭舞耄八表行
叶數觀化辰三月五夢告期形返土德福箕仁壽魯
子又孫綿且縷千窻京萬松渚銘幽宮刻華嶼

南津黃君峻卿墓銘

黃胤之先自楚而蜀遠哉連簡肅尚書亢宗光國聲
濯濯之子之生天骨蚤奇卅已卓如思駕材駒齒千
里八麗駁良玉不凋山玄水蒼渠追琢豁落峰鉅振
古尚友鄙齷齪有不當意拂衣振手咲一握壯遊足

跡秦晉齊魯凌嶮岫悲歌激烈吊古戰場窮鸞朔酒
酣耳熱高談霏雪驚貫電竭來維桑懸鶉軋螢厭朴
學寧能雌伏秤薪數炊刈藜穉張圖開局南津之涯
玩澗瀆壯心未耗歌詠調咲略細慙吳離頽景管缶
絃絳混商錄希往達人遙興輕舉道有倬改業夷澹
沆瀣夕飡正陽蔽朝露溘及忽乎何適夢岱嶽影徂
物化泡影流電奔星約今古一貉脩發得失奚足較
蕨山世仟峰環巒障抱鶯鶯桓楹豐碑封塋松栢蔚
如削以爲君宮壙罩填鬲固且確魂乎歸徠勿南勿
北返堂幄辭以誄君刻之剞劂石以樂後百千齡烈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八

二

風溼雨母摧剝

黃母聶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氏曰聶系出楚麻城移居蜀樂至父新以明
經授黃梅尉調定海咸著仁惠母陳孺人有賢行定
海公爲國子生時孺人夢鸞鳥入室遂育太夫人性
仁慈明淑儉勤敬慎弗好侈靡少日儀範莊重儼具
閭則定海公孺人異之比黃簡肅公初登進士尹龍
陽張太夫人卒太夫人來嬪焉恭順宜家規度倫肅
制費不蓄贏餘以恩御下張夫人遺女及子崙方襁
褓夫人煦濡手撫憫然常恐傷病滯下瀕危納懷中

經月鼻創痛楚吻爲嚙之嘗母次俄傳劫寇至家衆
驚逸獨夫人保負眷以無恐事舅姑誠孝篤至姑劉
夫人卒致情喪塋其相公事封君尚書南庄公禮盡
敬順屬舅氏已大耄病倚牀席湯藥膳羞慰安省定
務先意導舅氏常曰新婦孝他日耀吾宗矣簡肅
公弟珮蚤卒婦馮寡居夫人禮之事從柔巽意常弗
欲先繼而馮卒幼子巖與女偕稚愛同已出翊以成
立巖就學成名女歸左叅議射洪楊儀幼弟瑛常訓
撫至長授室爲邑庠學員正德中逆閹瑾矯詔厲法
以箱戕士類簡肅公徊翔藩臬遇代輒去夫人徐戒

行省徒簡乘宿具芻糧旅出入罔識見偵事者問有
達官家來竟莫識也在榆林因簡肅公封上寘璠僞
檄中多發瑾惡跡激瑾怒誣邏者已載道公日待命
于庭太夫人聞之申戒密令治裝徐不爲動幸屢脫
駭機危阱亦天也在官廨謙損敦約嘗取糶雜藿爲
食紉緝敝裳躬織擘蚤暮辛劬至榮封夫人老弗易
故自牽綵至華袞四十載得夙夜在公終身無內慮
至祭祀賓客物備豐腆粢盛器皿非經展視不以獻
宴享亦然歲時君外亦躬贊禴祀又樂施周急南都
有鄉人墮于旅資其孥使還食饑衣寒而助瘞內外

遠邇待夫人而濟者若柯人貧女子多取膏擇善配
歸之曾見窶人於戶外掠資物去太夫人憐之不言
且禁人無問其仁厚之德類如此壬午公逝後命諸
子耕學文業以紹先志恒舉先世忠厚積德爲訓最
惡輕囂之習曰吾欲汝曹如萬石君家不願如王謝
也以家政付耆論華峰行必敬見弗爾雖孝于我我
不悅也華旣學教之加嚴日視行爲夜考習業華舉
壬辰進士歲庚子將之任守松江拜堂下命之曰兒
好居官勿吾慮然容聲戚華視太夫人之戚也伏泣
不能去太夫人力勉之至松乃遂嬰疾五月解官歸

復拜堂下太夫人曰見松劇郡難縮兒歸甚喜然吾
亦欲汝歸甚樂則又謂華曰去茲夏吾狀元壻偕汝
姊來壽我今茲辰也喜汝歸寧得峯兒亦歸邪時峰
方待選銓部及峯歸太夫人又甚樂居無幾感疾則
又謂華曰汝可迎汝二姊來華又迎姊於射洪於新
都二女咸來寧太夫人疾頓瘳又甚樂居無何疾又
作於五月六日爲太夫人生辰呼華兄弟與諸孫至
几下曰吾老汝輩皆在吾無遺恨然吾見飲酒多過
驕傲敗德汝戒之戒之惟先德之思自是不復言矣
癸卯五月七日丙刻卒于內寢庠士周槩稽討衆論

述太夫人行爲狀請于當道於是御史大夫巡撫東
臯劉公侍御巡按靜齋石公疏略曰故尚書黃某遺
妻某封某者蚤閑婦道晚樹母儀敦儉朴以化鄉閭
恤孤寒而濟嫻黨茲焉考終宜加祭塋之典

上命禮部諭祭工部開壙仍給喪禮異數也一時中
外咸謂太夫人荷承

天眷典禮備隆足徵德報云太夫人生于成化壬辰
享年七十二初封孺人加恭人今封夫人子三長嵩
選貢國子生次華知府致仕次峯廕補國子生女二
長適國子生同邑王錦次適慎孫男若槐官生若桂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八

五

若松若楫若梅俱庠生若杞若榛孫女一曾孫男遺
澤遺愛遺安曾孫女五尚幼十以嘉靖甲辰九月十
六日合塋于簡肅公舊阡土橋山之陽慎先君與簡
肅公少爲道義交慎蚤忝通家之子中年辱授室焉
知家乘世德及太夫人之懿範爲詳乃按狀而敘之
系以銘曰柔明婉敕閑範蚤飭女德之特兮祭養交
力宗祊是職婦道之則兮孫子燕翼家聲四國母儀
之式兮七袞壽陟福履旣億三報之食兮封塋植植
瑩庇窳墜千齡之極兮宮保橋稷過軫咸軾視此貞

刻兮

贈御史中和處士陳君配孺人謝氏合葬碑銘
陳氏之先自楚而滇儒行醫名光遠以延五葉蟬聯
百五十年繁祉老壽壽獨也天中和處士棋野逸賢
非此其身耀在嗣傳生膺綸綍沒歸茂阡百歲同穴
恩庇壤泉臥牛之岡西山之顛有消滄澗有峯谿眠
勒辭樂石過者式輅

明故文林郎樂齋譙公太孺人楊氏合葬銘

粵稽內譜華腴甲族紛以衆兮暖暵易場訛譜質謀
亦已闕兮克國之譙手禩族居吾蜀鳳兮樂菴隱君
鋤色銷聲玄理洞兮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榮亦重兮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八

六

龍門精廬鸞綍馳恩服則哀兮齊壽合德百歲歸居
耀壙壙音送束
棺下之贈兮靈陶缺銘封阡贈埏佇巖虹兮

吾姨母黃淑人墓誌銘

吾姨母瀘州衛昭勇將軍松潘右叅將蒼雪韓公恩
醜淑人黃氏臨終顧命二子曰得吾三姊子狀元楊
慎銘吾墓吾則心死矣是時慎以罪戍越在滇陰音
驛不達塋後十年乃以戎役過瀘始拜吊于家表弟
指揮使適甫州學生述甫以遺言告慎出貞隱飛霞
君所制狀屬慎銘乃據狀述其大者淑人爲雲貴提
學副使眉山黃公明善之女姊妹五人長適眉州引

禮熊瑋次適長壽御史周蕃次爲吾母次爲淑人次
適香河丞崇慶萬衡淑人諱惠端字莊閨以成化辛
卯三月五日生于京師之太學歸嬪於韓實乙巳歲
旣歸無幾時卽主家政於時囊裝奩且甚美內宗咸
羨其無驕蒼雪乃翁石隱公時在下僚有羅織索賍
者倉卒不能應淑人卽傾筭畀之內宗咸難之石隱
解權家居事舅姑滌穢極豐偵知其脫簪珥服飭舅
姑亦難之矣蓋淑人之懿行立德自于歸時已然四
十餘年上事尊嫜及叔叔妯娌以逮從子男女宗族
尊卑內外黨戚凡婚媾變故寒暄朝夕種種事綜理
斬斬若有司郡朝然以相宗子之責爲賢宗婦最蒼
雪公立家綱整肅每戒嗃嘻之吝者僕不容綌絺以
見嘗以嗣艱淑人爲置一妾御見之夕蒼雪以其更
衣之駛遂還之故家法爲蜀中所稱實淑人相助之
力也家廟時祀尤敬且如禮至晚年衰耗猶不廢焉
推原其自外祖黃公夫人徐氏姆教深矣姨母嗣育
孔艱幾歿幾殯僅存一女桂卿儲侄子恒甫爲嗣忽
得異夢神告以陰德當有後庚午之歲年已不惑是

歲膺

誥封而二子適生卽適甫述甫也咸以爲積善之證

云桂卿嫁爲指揮僉事王承唐妻孫允濟允灝大阜
大阜女孫大繁卒以嘉靖乙酉十二月二十日塋以
丙戌十二月十二日墓在方山回峯之戌辰岡去祖
及總兵塋皆咫尺合窆於蒼雪公禮也銘曰維列祖
黃宿儒之英太有時名而家範夙成姻連之賢聞于
列城豈獨簪裾爲榮且盈淑人之懿女士之行無忝
所生旣壽而康全歸九京內宗遺範視比桓楹誰其
銘之慎也彌甥

亡妻王安人墓誌銘

安人姓王氏父禮部主事諱溥母朱氏王世爲龍州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八

八

宣撫司人禮部公蚤年能以才名起其地繼以科第
望其族令完縣有治行在儀曹多文藻大獲鑒譽於
丘文莊公一時名輩咸願交之家君尤與爲莫逆遂
結婚姻之好安人許聘予實在兒齒未幾何喪其父
憑棺號踊絕者數日者哀哽贊其至性時五歲也年
二十一來歸予于新都每嘆不逮事先太夫人黃對
予常嗚咽流涕旣至京拜尊章後克脩婦職繼太夫
人諭曰是善事我順於姊姒情如同產憇予女弟二
人綉績組紉如未字日癸酉太夫人喪從予還家途
行凡四月郵寓無障弗得躬奠朝夕每正几正室拜

餒其旁如生禮至家三年哀哭如一日服除北上因
子耕耕殤哀傷成疾無月離床闕丁丑予滿初命被
恩綸受安人封以疾滯踰年未得冠帔見廟是冬予
在告歸安人自幸得見其母心切喜至家疾少愈然
未去藥餌也忽晨興告予曰妾夢不美恐不得久侍
君子也又曰聞長者言女病忌生後妾生辰在五月
二十七日今越矣予怪其言曲爲寬譬然自此日沉
滯以及危殆呼予與訣時適報客至安人猶曰遠親
在門不可以慢君必出應之言已不復出聲少姑太
孺人蔣問所欲言張頤揚指而已至夕乃絕七月七

日也享年僅三十二悲乎悼矣安人生爲孤女終鮮
兄弟而孝敬出乎天性爲婦十二年勤生儉用以佐
理有家待下有恩予或時督過侍媵亟爲解釋之令
節家宴未嘗着重綵內親或謂曰家世祿身命婦何
苦自約對曰數衣必敝敝必製新恐其殄靡非所以
稱君子之清範也聞者三嘆其言安人數孕不育思
恩者副室之子也彌月母亡安人以爲已子鞠而翼
之過於所生人以爲難嗚呼天胡爲殲我良配乎生
相憐死相捐予情曷爲其有已邪於其塋也誌以告
哀是歲爲有明正德戊寅十月一日銘曰龍門之阡

恩波之淵中有封塋蔚何芊芊婦其從姑旣安且堅
爰如千年予銘可傳予悲不可鐫

孝友後華李子玉調

前渠藩伯謂慎曰嵩亡兄崑字子玉者實嵩受學師
也根道核執鈞河撻洛崇古刊今謝華啓秀雖綴時
義力去陳言多祖止齋之鴻裁効龍川之駿發守恒
者縱脰而說知音者擊節而賞謂拾一第如摘髭矣
文增命違竟以齋志天性孝友痛母氏蚤世每春雨
覆壤霜辰掃松拍張擗踊如袒括日見者爲雪涕事
嚴君色難之餘蚤李新水首醕甘腴千里必致親未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八

十一

嘗不入口也後應貢有勸令就選學官又謂且畱止
試京闈子玉曰吾非薄冷官不爲亦非舍畿解不取
垂白在堂一弟繫官于遠誰與就無方之養昔人不
以三公博一日吾寧捐百年以異一日乎竟從依親
之例歸與弟同試于汴弟升而已沉欣然曰弟得之
卽吾得之也同畱汴久之先歸爲拜慶酬賓具弟赴
禮部又偕北上弟官京師十餘年時單騎省之雖竺
寒酷暑不避也其孝且友如此年五十六不祿自述
一篇滔滔千百言與弟永訣窈窕之日送者無不讚
其生而哀其死門生議曰靖節貞曜有初請私謚曰

孝友前渠公篤倫尤也手述其行略屬走紀之以附
于樂隱公之岡側追爲之謚曰天之生材實艱而成
之又艱文運之闕而時命亦闕也往古中寰才富命
慳如後輩者亦多其班高車一雋而九頑良馬半豆
而十賢賢音賢莖餘草莖也載在簡冊丹青岡刪徵友弟之高
義盡肉好之歛環爰徵謚于逸史吊裕青于空山將
鍤鍤於楹石招毅魄兮庶還

貞靖李君阡讚

乾行有終曰貞正直共好曰靖爰私謚之顯揚寔公
是之默定誨人遺矩蔡著長民流奠衡鏡徵官師之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八

十一

尸祝著秦蜀之謠詠蚤醒紱以辭榮載褰裳而願性
紹兩馮之清聲戛二陶之玄韻樂石泉兮幽冷隱蒼
碧兮峭倩歌嗟來兮返真誦歸去兮委命悵生芻兮
空谷悲漬絮兮遙迥揭豐碑兮鍤辭昭桑梓兮景行

宋宜人銘詩

懿惟宜人宋姓名家父友母王設悅辰嘉中秋前夕
生稟婺華端慧靜莊閨範自遐歸逢其良樂隱君伉
輔翊夫子孝敬姑嫜躬操爨餼丙夜不遑二親大悅
怡怡相將與更三十毀瘠終喪周恤姻黨何有何亡
不以富窶而判炎涼凜秋寒朔手自澣統以先姘媵

劬勞悉亡嘉靖乙酉寢疾終堂得年五袞葬之連岡
既有賢嗣英蜚名揚恩贈有夷幽安寵光孝哉賢嗣
寒泉思長爰缺翠珉用昭便房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維岳
尚江蕭如松全校

懿惟宜人宋姓名家父友母王設帳辰嘉中秋前夕
生稟發華端慧靜莊閨範自趨歸逢其良樂隱君仇
寒泉思長爰缺翠珉用昭便房
內夜不遑二親大悅
預育賀編英蜚各賦恩韻有夷幽安寵光孝哉賢嗣
而也悉年壽壽子再靈秋發堂壽年益泰華文戲圖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九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全校

祭劉文簡公文 春

岷山之精井絡通津焜曜竣極實生偉人天生我公
匪邦伊世在邦為珍在世為瑞三禮首選鼎魁及第
摘藻天庭敷言近陛有頰頰音器
舉頭貌文苑蔚為儒宗講
金華而議白虎記東觀而考南宮瑰辭直筆大雅古
風隨仕階而譽命思職居以效忠乃陟宗伯乃掌邦

楊升菴文集 卷之九

一

禮公德寅清公衷簡易是禮是儀爰契爰似酌言可
施違覆堪紀宅憂詔還總已畱鑰報政來朝帝念舊
學視草西垣演綸東閣維

新天子更化立年饑渴宅俊寤寐英賢公才公望孰
與公先天不憝遺公不少延哀哉賀門鞠為吊閭嗟
兮梁木霜稼已俱區中之緣永絕蒼生之望遂虛嗚
呼仕至八座壽登六袞雖尊榮之已膺恨效用之未
極在公者則立德立言足以不朽而無憾在議者則
為世為民重以不滿而興噫也杳杳靈駕載返東川
敬陳薄奠以告祖筵

祭黃簡肅公文

珂

國有老成鄉有耆英生有全節沒有令名揚休垂烈
公則允備視履考祥誰能可儷解褐筮仕出宰龍陽
拯荒活殍惠流江鄉中臺明揚憲綱始服用師夷落
遂紀戎錄剪其鯨鯢不擾旄倪脅從姬煦徽纏解携
剽掠克級斬徇行列威惠交暢人和師捷提旅朔漠
開府河湟禍起藩屏公不動勦赤羽四馳阜囊八事
威聲先揚大師克濟僞檄數罪公爲上通姦豎側目
幾觸患鋒幸遑阼危實有神贊跼躅虺蜴大雅所歎
兵起潢池近在伊瀍

楊升菴文集

卷之九

二

天子命公饒道攸專取舖豐厨旋師衽席飲至論功
蔭子增秩公在本兵逆藩方熾炤爍縉紳賂滿閭寺
王衛請增公曰不可匡持違覆是固在我主者力歛
封章潛成吏持牘上公不署行確乎山立不可鼎移
丹青煥節天日昭知留臺掌憲司空晉位公不可留
屢章祈退返我初服樂被南津親戚情話歌罟闕身
我田我里有孫有子曰晏大耋不戚以喜齟然咲逆
是曰考終有司計奏震悼

宸衷贈秩垂恩加祭賜澤乃命司空載管玄宅禮有
一惠大節孔昭簡肅易名協于中朝墓有豐碑銘功

篆德後千百年永播無極巖山東麓鬱何崑崑公不
可作公名不頽慎蚤忝通家復室公子黃楊之稊有
自來矣始也迎媁拜公於柝支筇命筵負几酌爵繼
以使歸再拜公家畱館移旬遠送江涯曾幾何時忽
已隔世哭不憑棺潛焉揮涕虞殯萬里不聞其音寄
辭告哀奠公來歎

祭黔國恭熙公文

天命不歸只空強欲感

於貴維公元勲隆只重牙襲燾奕世庸只開府征南
銘勒咄咄音洪只三孤簡在宮保崇只于富維公缺千

鍾只大賚鼎來玆賜克只三錫自天叶師中只咄往

楊升春文集

卷之九

三

魯侯頌駟賦只于才維公黜

黜音念

黜

黜音柱

工只巨榜

綽楔徧籀踪只揮毫刻燭綺思叢只壁陰對賢旂夕

窮只於德維公謙以躬只雅歌投壺屏綵桐只室靡

姪姜澹以冲只奈何乎天命不融只奄逝於忽環滇

恫只艱宅聆赴遽殲凶只棟折柱傾維悼公只憶曩

追昔殊遇蒙只折簡問奇餼賂豐只招提曲宴情丰

茸只涕豈無從維懷公只脩斂有定數其逢只彭殤

椿菌均一終只生榮歿哀孰齊同只丹旒翩轡輻輪

東只卹典遙臨返莖艷只肖貌巍廟名輝彤只絮酒

菽焉辭寫衷只公臨孔熒庶鑒恭只

祭叅戎石岡沐公文

我識公面自於徂滇解龜卸鵲狎鷗戾鳶欣然交臂
夙契若先班荆華屋傾蓋榮祿一水詎隔六郵奚延
不鄙謂我同聲相宣清風朗月寒旭涼烟興言命駕
喀爾遺筌形旣蕭放心罔懸愆頽山酌羽流水鳴絃
非梗胡汎無膏曷煎有懷者音輒走中涓有間者澗
遙騰鷓鴣公嗜吟咏選頌成篇露花濯錦璧月涵淵
公閑翰札摹素臨顛金生玉潤芝茁蘭鮮公珍繪事
克棟盈枿購求罔悵賞鑒無前公軌典籍業若門專
當劇假逸在痾忘瘡公有池臺山椒峯巔謝舟阮屐

楊升菴文集

卷之九

四

松席蘿筵公有子姓瓜瓞嬋媯九荀爽競八士名駢
可以忘老可以長年邁齡五龍弄瓦雙玄乃致蓬丈
相期俛佺天胡弗吊承凶忽焉我公是依公忍我捐
川有逝水壑無藏船昔來謁公鼓音闐闐今來訊公
銘旌翩翩英魂莫招哀淚徒泫矢辭一誅奠公享旃

祭毛以正文

序

維正德十年正月日同鄉友生楊慎謹以薄陋魚菽
之奠致祭于亡友鄉進士毛君以正之靈曰嗚呼以
正命止斯邪丙寅之歲如盍朋簪君勝已者先鳴藝
林私試夜稿劇語秋衾相與忘年交契以心從君旣

久知君益深君之力學衆所難任朝蓋暮鹽商古推
今昏眊倦吻傳癖書淫有疑相叩如鐘起音有辯相
難如琅應琳豈曰阿私流輩所欽五上不第文工命
戾十年旅人中途長逝囊無餘資以克楔祔家無薄
田以供時祭妻寡疇依子女幼歲人世之苦于君亦
備如何不淑欲問先喟福善壽仁此語何昧予昔南
還在疚絜絜君遠送我西出都城別幾何時寒燠兩
更數數來書時時寄聲相勸相勉令德令名言猶在
耳遂隔死生寧不悲慟有淚填膺君昔與我著述是
期綺言蒙訶語病必鑿君今已矣誰正予辭君昔與
我道義相佐投以盡言不隨衆和君今已矣誰箴予
過馮江之原理玉翳蓀誰最潛德以賁重坤分雖麗
澤情猶荒墳平生交誼惟君也敦悲君雅志念君微
言奠君以文庶慰君魂君如有知來享此樽

祭洪易之文

我行其滇吊影瘴烟式賴斯文以慰徂遷之子之來
多士寔先屈指于今十有四年予在家庭人稱孝子
橫經紛綸又何佳士不沽一命溘焉以死天豈有知
兼闕其嗣坎也士封蕭條畝宮喟然傷賢涕豈無從
壤樹矗矗崖石崇崇寄我誄辭酬子幽宮

祭彭子冲文

汝莫

嗚呼子冲江漢炳靈岷峨挺生古則淵雲儷跡今則
安徐齊名水姿玉立命世之英龍文豹變驚人之鳴
蜚聲里選標錦禮魁仲舒裊首賈誼秀才筮仕聿始
式登諫臺出納惟允敷奏詳該惡惡之甚埋井埋輪
善善之周卯鳳胎麟朝稱端士世謂淳人康陵未造
禮云紛起危言屬目異論盈耳君矢靡他中立不倚
徵典抗章通郵書史匪叶于今乃稽千古考衷自信
見怨于下旁午糾莽會逢其怒鳴鶴爭鳴鯁鱗翔舞
羣飛刺天積毀銷骨我轅旣摧我馬亦蹶揚子岐悲

楊昇菴文集

卷之九

六

阮生途哭栖丘飲谷退脩初服犧牛綺錦若罔睹然
含沙射影將焉及焉文鸞墮羽神龍潛淵坎窞委運
徜徉永年圖史簡策自樂其真忠信篤敬允書諸紳
允山之陽三峨之濱願言卒歲行歌及春日奪英嗣
天耶人乎君弗過戚猶東門吳謂天無知作德不孤
謂天有知乃如是夫昔予遐謫遭君南國言感北風
相顧動色執手河梁慰予弩力驅馬脩門索居絕域
念自分携每勤問訊結夢函情鱗書翼信君身沉冥
君行極峻觀逆以順視退爲進于役有期過嘉忽忽
擊汰凌雲舉杯邀月斗酒夕懽百篇朝發相會慘顏

相思縷髮別君未久計音忽傳乘鶴化去騎箕上天
既扁夜臺永隔玄泉臨風把劍傷心絕絃嗚呼夫子
自免歸居華問竺行亟騰薦書賀者在路吊者在間
君則已矣蒼生望虛三英賚志歎安歆徐天則不憊
人其奚吁名垂身逝耿光不磨較若罔生所得孰多
峩峩山色湛湛江波視君豐碑千古斯那

祭波石徐公文

越

賊酋跳梁句町東犬狺鳴張羣嘯凶據印產城恃控
隴

當宁赫怒命卽戎積有歲年罔救功東郊不開南路

楊升菴文集

卷之九

七

壘誰其當之波石公炎暑毒草瘴癘蔽颺回霧塞天
夢夢吳戈犀甲雇糜罍

罍音蒙
糜罍也

劍缺鐔兮馬亡驟掣

血滿袖

袖音灼
戎服也

服紅先軫狼暉古烈從嗚呼男兒

可憐蟲魂魄毅兮爲鬼雄忠靈上訴天爲冲小醜殄
滅獸之窮凱捷不日奏法官楚聲斐公大招同永歎
出涕傷予哀公乎歸來

帝褒崇國殤尸祝留南中嗚呼哀哉饗此鍾

祭在軒胡公文

姓祿

嗚呼已酉之春余謫滇雲君來溫泉實始識君清標
玉立雅韻蘭芬契以莫逆交以論文君出宦遊未幾

解組膺仕不躋直道多忤卜璧自瑯昭琴不鼓庚桑
深居泄柳閉戶城闈如林松竹爲伍謁謝連墻步絕
公府于我獨親執圍德隣昆明池上高嶢水濱或來
或往匪日匪旬我倡君和東王西賓雪飛瓊樹風起
青蘋篇裁綺緻思入清新余奉戎檄暫歸江岷承君
凶問逆淚傷神白馬故人青鳥袒送宰木成陰宿草
以葑維甲之質在冬之孟忽感熒魂來入余夢哀鳴
酸嘶寄托鄭重覺寤在床落月滿棟精駐爽存箕騎
颺鞞塞黑楓青江空水凍帝宸高迥鬼伯喙弄驚鶴
怨猿叱鸞靡鳳情切范張盟寒沈宋君詩可傳君詞

楊升菴文集

卷之九

八

堪諷藏諸名山副在洛誦誅云辭云聊以代朋

祭玉壘王舜卿文

元正

高賦其辭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君我之形蹤何斯
言之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昧一鳴以
斥仗屆三進而及雷噏蒙措之未脫冒瞽言之難奏
紛巧簧之易如慙面甲之益厚違天賴于咫尺禡龍
章于兩右落孤影于清潯承明于紫宙于予予以
無

無

無

無

巴僂我去蜀而滇僊哽題紳以分袂各扶傷而携刃
恨天隅之一柱望月弦之幾穀捧戎檄以予歸喜少
城之君逅訝垂白之如新命重碧以話舊歌嘯喻以
無解語聊浪而失讀聽南音于西林主北道于東阜
發孤咲於羣憂伸眉顰于面皺吟江鴻之夜度賦鬼
車之晨雒雜懼悲於須臾類栩栩夢之一宿汨甲鼉以
吾行辟茲會之難又望北風而開襟怪嗣音之不復
竟庚子之日斜忽辰巳之相奏喪資斧於旅巢慨河
清於人壽感徒繫於匏瓜惻不食於井甃涕却留而
已零杯欲奠而先覆嗚呼盈萬物於兩間恒接構而
心闔何淑貺之罕臨而良辰之希邁巾柴車以碧紛
蒙駑駘以朱就旣貧尼而富虎且芝焚而蕝茂豈黔
羸之混施兼造物之垢替屈天問其焉陳柳天對兮
焉咎惟理美之莫藏樹令名其不什芻芳馨于皎日
等塵劫于刻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不謬聲已
吞兮何言魂歸來兮茲侑

祭沐九華文

我之與君兩世通家君家先人昭勛建牙君家兄弟
奮藻聯葩顧我於逆旅慰我於天涯步王孫之綠草
折放臣之疏麻命駕于滇社之館載酒于昆池之槎

或會宿於仙村或倡和於太華投分綢繆情文交加

三紀于茲百齡期賒何露薤霜蒿之埽埽音田塋塋音

也也逝水舟壑之餘舒悵宿離之也不貸悼車闕之日

斜玉樹棣華之屢喪愍凶遺厲之紛拏也歿生契濶九

原之遐阻于城府莫緋輻車陌楊翻雪蓮酒流霞灑

淚遙奠靈其歆邪

祭用貞弟文 恒

嘉靖年月日大理寺寺副用貞四哥卒于家兄慎有

罪戾在滇是歲八月二十三日憲長高太和來始聞

叶音山川萬里又屬禁嚴不得奔赴歸哭為文以寄

楊升菴文集 卷之九

莫嗚呼哀哉其辭曰維弟之生後余六齡內昭爾質

外篤爾形孝自性成友亦天昇愉愉爾容怡怡爾愛

先妣見背實已未春嗟爾孺慕如老成人觀者慨嘆

占其非常弱冠登朝近侍班行親切龍光進止魚雅

鳳毛翕譽人無間者仕優而學退食自公洽聞強記

貴異賤同爾職既清我官亦暇晤夜從晨散帙彌夜

學厭俗近志追古初秦漢前陳末代屏除楷札師顏

緣情效杜有弗肖似匿不流布清言河漢時出驚羣

玄著疊疊孔昭于聞嗟余契合匪懿親厚視余猶師
視爾如友執指吾瑕道彌余違在戴比德于謝方微

大人明農復我邦族爾亦引痾侍養在告胡天不淑
溘露先盡未徂黃落甘此蒼隕嗟嗟骨肉遂成古今
奔阻子遠曷置余心念昔在京逢天之怒我處幽圉
爾泣窮路兄弟索居乖絕岷滇五年于茲百憂交纏
畱我手足止承杖屨爾今逝矣余將安處呱呱遺稚
始勝童衣念焉及茲管魂馳飛日徂月流將歸原窆
寄言哭奠歿生異域

祭敘菴弟文

悼

我生與弟先後之年呱呱而泣形分氣連夏炎合簞
冬寒並氈母携父抱隈濕就乾八歲就傳雙筆一研

楊升菴文集

卷之九

十一

嬉戲偕止出入隨肩飲啖讓果跣步共磚義經魁選
桂籍登仙彤墀策對粉署絲牽家承盛事世稱象賢
聲華籍籍文彩翩翩中遭厄會墜身九淵歸兮屏處
幸矣天全釣耕別墅鄭原陌阡圖玩太極琴悅無絃
養吾性道耘已心田交絕郡縣力娛簡編象外冥理
區中謝緣有子承家業繼門專復育襁負瓜瓞其綿
七袞將濟我歸自滇兄酬弟勸翁樂罔愆掀髯北寺
握手京田觴我於庭羣從罕孳軾轍閱閔王謝嬋媿
劇談飛屑倡和珠蟻俄而瞪目忽爾垂涎笑語亟斷
頃刻弗延豈意宴席化為几筵逝水如斯朝露溘然

具爾周喪門祿中顛又弱一個何忍余捐嗚呼余生
則先弟亡則前前後後存亡誰質諸天而今而後遂隔
冥冥人辭有盡余悲曷鐫

祭岳母黃太夫人文

維楚有黃麟經載光自楚徂蜀夾葉愈芳亢姓起宗
自簡肅公實有內助婉婉溫恭邊豆敬齊之禮琴瑟
靜好之風繫太夫人之德之從訓昭女史教叶公官
鸞禴象服鳳誥膺封椒禁屢朝于贊栗蔗境齊壽乎
喬松惟太夫人之福之隆晨庭趨鯉夜藥和熊竇桂
歲幾乎藥榜謝蘭菜盞乎英叢申國閭中之嚴訓漁

楊升菴文集

卷之九

十二

陽上谷之雝容家聲爲環海之星鳳物望世中朝之
人龍寔太夫人之教之功宜太夫人之壽之祉之享
之崇也慎對日之年蚤忝通家之子泮水之歲遂辱
授室之禮竭來罪謫于戎荒一紀未登乎仙里前茲
于役稱觴壽筵今茲赴假執紼墓前想懿範之日遠
泗悲淚于寒泉拜祖奠之躑躅望封塋之鬱芊儵光

